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 tk1902617@hotmail.com

文學

予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

流漢帶左方引以為流觴曲水

他

(紐約) 李林子

當晚是一場電影首映宣傳的免費招待會。她的朋友裘麗如往常一樣，總要在周五晚上搞搞「局」，呼朋喚友，有時是吃情調的法國菜，下回則是「五糧液」餐館。這回卻是上網登記了此趨的首映招待會。因為這些活動她「浮光掠影」的會晤過裘麗的一些朋友。說「浮光掠影」是裘麗作為一個地產經紀，認識的人實在太多了，不會總就叫那麼幾個人。今次是某甲下次又換成某乙了。就如今晚，先來的兩個都帶著眼鏡，面孔長相極像兄妹的一對，男的自我介紹叫「康」，女說是叫「小文」。後到的一對，女的自己介紹說叫「雲」，那個「他」卻在要與她目光交接時，迅速地把視線移開了。她懂，這意思是對方不想跟你打招呼。怎麼如此的面善？在「他」刻意別過身的一瞬間，是以前在裘麗的聚會見過呢？還是……哪裡？她沒有向裘麗求證，因為這不重要。這場免費電影，座位是入場後自由就座。故此離開場尚有兩個鐘頭，等候的隊伍就已長得繞進了下一個街口。她看到「他」表現出來的細心、殷勤，替女伴拿着皮包和冷氣小外套。站立的時間太久了，「他」在消防水龍頭上鋪開膠布讓女伴坐下。那動作，那聲音還有那語調，都似曾相識，在哪裡見過……到底在哪裡呢……？她抱怨自己記憶的慢節拍。

隊伍開始進入有舒適空調的電影院。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給她們當晚的看電影帶來了變數。在放映場的門口擺放的一張桌子上有免費T恤贈送，她們四個女的為了T恤的尺碼耽誤了一下，結果進場時空位子都已經沒有了。康和「他」都坐到了很好的位子，原來網上登記並不保證人人有位子。電影就要開映，沒位子的人要被請離開。她們幾個轉身出去時，她恰巧看見「他」的目光掠到了雲，隨即若無其事地移開了。她們到了外面才剛站下，康就跑了出來。他要小文進去看電影，小文卻不願意。爭持了一下，小文對雲說了，「還是你進去吧，我成全你們兩人了！」「他」始終沒有露面！她聽到了康帶雲進去時說的話。「「占」就坐在我的旁邊，我出來時告訴過「他」，我要把位子給小文。「他」沒有想到我會把位子讓給了你，那好，看完電影，「他」可以送你回家。」

「占」！「他」是占！記憶一霎間完全的清晰了，她之前早已認識這個人！

她剛到「服務中心」時，「他」在那裡已經有三年多時間了。雖然不在同一

個部門工作，「他」也以既同種同文，又比她多了三年工齡的資格，指點她一些「中心」內人事關係的竅門。「他」極殷勤，處處盡顯關心。常常幫忙帶個她要寄的信件，或者郵包什麼的到郵寄部門；出外勤時，會過來問問要不要從外面捎點什麼回來……。當她感覺到「他」極力要讓其他同事知道「他」對自己有特別好感時，她刻意與「他」保持着距離。她知道要用多些時間「弄懂」一個人，她是對的。她還記得那天紐約市的大停電的時間也來得湊巧，不早不晚就在近下班時間發生。市內所有使用電力的公共交通都已停止了服務，如此走路回家就成了唯一的選擇。她，「他」，還有幾個都住在布碌倫的女同事一起走。上了布碌倫大橋。人潮擁擠，八月暑天，下午五點鐘的太陽光依然酷熱着，人人都揮汗如雨。有間或經過的汽車，總招來了眾人羨慕的目光。珍，一個與「他」同部門的女同事，當時正有着七個多月的身孕。臃腫，步履蹣跚。她和其他幾個女同事都安慰她，也樂意陪着她。從來多話，談笑風生的「他」卻意外的沉默。還沒有走到大橋的一半，不知怎的，轉眼間「他」就不見了，幾個女生前前後後張望了好一會。還是馬利安，一個和「他」同期入「服務中心」又在同一個部門工作的同事說了。「不用找了，「他」會比我們更小心，更會照顧自己。」後來，看見有汽車駕駛願意載上順道的人。她們頗費了一番功夫，終於也把珍安排上了一輛四驅車。最後，剩下她和兩個也都搭不上「順風車」的同事一起走，到家已是九點多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她一走進「中心」大樓門廳就看到了「他」，正和大樓內其他公司的熟人興高采烈聊着昨晚回家的「歷險」。「他」沒看見她。只聽得「他」大聲說，「我一上了布碌倫大橋就截到了一輛肯載我的「本田」車，才七時正就準點到家了！」啊！她明白了。撇了她們，「他」就攔到了車子。她知道自己沒有用錯字眼，「他」不是跟她們「走散」了，「他」是「撇」了她們。馬利安說的沒錯，「他」更會照顧自己。

「他」仍然是這樣。今晚她再一次看到了，沒變！

《戰太平》觀劇筆記

徐城北

《戰太平》是京劇傳統劇目中的一齣靠把戲，當年譚鑫培、余叔岩的演出很馳名。我在六十年代初多次看過譚富英的這齣戲，不久前在電視的「音配像」中看到譚元壽錄音、譚孝曾錄像的這齣戲，感慨良多，記錄幾筆，供同好賞玩之。

譚富英的出場之快，台灣丁秉鐸在《菊壇舊聞錄》中曾多次提到。這次《戰太平》中花雲的出場，也足以證明丁先生此言不謬。花雲尾隨兩位夫人極快上場，彷彿鑼鼓還沒停，他橫着身子就站到了舞台中心！譚孝曾演得很到位，說明教他的人很盡心。

我想談的，是其大夫人與二夫人兩位演員的安排。花雲有兩位夫人，大夫人是正房，連二夫人生的小孩也時刻由大夫人抱着，她抱定的是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。這一點，連二夫人甚至花雲自己都承認的。但二夫人在戲裡的實際作用更重要，後邊的「裝瘋」也是由她擔任的。譚元壽演錄音場次中的花雲，而馬連良之女馬小曼就出任二夫人的錄音。想想也是，當初馬譚同在北京京劇團供職，馬任團長，譚當第一副團長，是第二塊牌。現在音配像排著名的譚派戲《戰太平》，我（譚元壽）演花雲，你（馬小曼）還不「幫」我一個二夫人嗎？想當初擬演出陣容時，這話是一說就訂下來的。「梨園裡有許多世世輩輩結下來的交情，咱當後輩的，不能隨便就給弄沒了。」我想，這應該是譚元壽的心聲。而擔任錄音二夫人的，則是現北京京劇團一團的譚桂祥。她真不是外人，是譚孝曾的妻子，譚元壽的兒媳也。老公公錄音唱第一主角，你配音演兒媳還不應該？更何況，在後來錄音中，擔任花雲的乃是自己的丈夫譚孝曾呢！有機會在排演譚門本派的《戰太平》中，幫丈夫與老公公來一個重要配角，還有什麼不應該麼？儘管如此，譚桂祥或許也不是沒有過猶豫，因為老公公當初在中國京劇團的時候，一直就沒混出來，在團裡的位置總在二路（以下）。而自己在北京京劇團的一團當中，很早就被確定為青年當中的旦角頭牌！是後來，孝曾調進了北京京劇團，位置才一點點上來了，如今成為全院九大頭牌中的第一位。前兩年北京京劇團復排現代戲《杜鵑山》譚桂祥飾演的是頭號人物柯湘，他譚孝曾呢，有人建議他扮演溫七九子，位於二三路之間，同時又是個壞人，可這，還有人不同意呢！要說譚派正宗的第六代傳人，扮演你一個溫七九子，心裡該是多大的委屈！你們身在局外，哪兒知道我們心中的苦楚哇！要說苦楚，那是誤進了中國戲曲學校，因為一進那兒，畢業後最好的前途，就是分配進入中國京劇院！不像今天，孝曾是第六代傳人，而他兒子從戲校出來，從上台的那天起，他就是名正言順的譚門第七代！這不是張狂，因為血緣本身是事實，譚家門出來就是唱戲的，而且得是唱中間的。這，還能有假麼？

我認識孝曾，是在二三十年之前，我剛進入中國京劇院，正在「普通接觸演員」的時候。那時孝曾境遇不佳，在團裡唱不上戲，也不在組織培養的計劃內，因此我與他也沒有什麼「出格兒」的深交，只是見面點頭，表示互相認識而已。在首都，梨園分成兩大塊：中國京劇院與北京京劇團。前者屬於文化部，後者屬於北京市委，二者不是一個系統，過去幾十年老死不相往來。過去從藝術美學上區分，北京京劇團那邊更重傳統，馬譚張裘，四大頭牌，早寫進了歷史。而中國京劇院這邊，似乎更注重演新戲，無論歷史劇還是新編的歷史劇。風雨多年，兩個劇院都發生巨大的變化，孝曾他既努力也趕上了機遇，北京京劇院重新推出了「九大頭牌」，孝曾位於第一。如今，他們馬上又要舉行環球公演。他們亮相於上海，北京觀眾反倒沒看見他們亮相呢！如今，我彷彿聽見了譚老爺子在九霄中的響亮笑聲，同時我也期待他們巡迴歸來時的公演再見他一面呢。

愛之曲

于蕙之

假若我們躺在一起
在這充滿愛情的夜裡
初次聆聽彼此的呼吸
讓滿溢的熱情
稍稍歇息
我又怎能扼制住我的靈魂
讓它不與你的靈魂接觸
這角落如此寂靜
只聽見兩個靈魂相遇的聲音
你我的心再也不受約束
迷醉的目光化成一支甜蜜的歌
那音符在時空裡盤旋跳躍
交織在你我的眼眸裡
一定是上帝
撥動你那多情的弦
觸動我那迷離的音
啊，多麼和美的樂曲
讓我們陶醉其中
合二為一

